

歷代 日記叢鈔



歷代日記

歷代日記叢鈔

日記

附抄元題

○毗邪台山散人日記

○叙曰散人而有日記散而不散也日記而歸之散人不散而散也散者法道道者運自然不散者法仁與義仁與義合而成德也是謂術散智不散形散神不散壬申五月廿七日

○此最後抄出
此皆從殘蝕
本摘抄者

排日簿錄所以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有之自丁卯
始丁卯三
月日記

○夜讓宅神或言封邱校尉也文曰仁和俞少衡桐
廬表碣秋□□於此惟是邀宅之庇未有佗狀其
毋造作綺語狎札以為神羞某等之□□食也鳥
自匹謂之賤禽士自媒謂之賤士蓋無此劣迹焉
若蒙休庇神之德也為德不卒神當不出此重拜
大貺時在湖中精舍
丁卯三月

上七里瀨石上見黿蹲舟人云黿生子時必上岸
丁卯年補

丁卯三月

郡人訛言太守署圃產芝往觀似菌吏云已作賀

牘申報大吏

時在嚴州府城應科試

試七里瀨賦五色芝律四首學使甚賞上界星辰

輝紫氣諸天風雨護瑤安一聯

此已抄入對語姑又抄此

縣令王君錫桐字煦父長樂人招泛舟青溪飲酒

崑生萊湖萍洲在座王公屬題圖立成萍洲戲詰

里正某乃余族人答曰是即書吹臺江上峯青扁

額名本修之孫也夜至晦村少時讀書處去治西

二十里丁卯四月

費且泉述其師周蓮伯先生學濂教某弟子言書

有甚古者有甚俗者俗既不可古亦不宜

下句照元文夜看湖光初小漸大如車輪俄頃不見 更字重

附記按此則黎

更字在丁卯未代校詁經精舍三集文字惟潘鴻卷學者心之白

對香帥言自戲日賦為壓卷其餘一片孤鳴狗吠聒耳而何言多士

記之一說亦爾夢先子似將遠戍昇涕泣从往不見允夜夢見之

晝思微茫人性惺亡多在晝也丁卯五月

二

布政使湘鄉楊公招見不果謁書何幸之也以貧
自守不宜於人

始見薛糧儲於湖上書院甚見獎許命予刊落浮
華深感其言推赤心置人腹中始執贄受業於

閩縣先生

客說內閣學士勝克齋保才畧及知天津府石贊
清於咸豐九年英夷犯順抗志不屈情事

烟霞石屋二洞泉乳洗眼當有異

丁卯六月

荀蘭陵賦篇有箴賦言頭銛尾趙繚即鍼也古治

疾者扁鵲倉公皆以鍼灸為上湯熨為下鍼之功
用大矣

魏默深評龔定安平均篇農宗古史鈎沈論之言
曰聖於文者其文禿曩者黃泥裏銳笋之謂也其
味悶洞澈陰陽至精笑之以為喜迂之以為憂之
謂也定安當之矣

丁卯七月

此詩未存

趙桐孫書來索詩依湖石筍山人明妃曲三首草
成答之原詩有天低海水西流處獨有琵琶堪喚
語斷絲枯木本無情猶勝人心百千詩許桐生兄

鄉試報罷稚威補考宏詞被擯故以此相比丁卯九月
於紙坊塢買墓田葬先君去縣治七里渡清溪循
未至九頭松轉灣入山幽遂
俗云戴仲若柑酒聽黃鸝處
初四舟發赴治將為先君大招發喪丁卯十一月初
五抵府治弔太守王公慶勳上海人擗踊而出余
十三歲應童子府試公為守以文詞見賞故也
初七大招於小南門及忠義祠哭泣失次某不孝
之罪上通於天矣即讀書萬卷萬事瓦裂何益何
益 初八載主還縣於家廟設帷堂發喪束白加

頸如亡國禮

以下闕
日記

先人門下士雲騎尉縣學生員聶喬林等議喪禮

十条失引士喪禮改葬總穀梁傳文亦然之說誠為荒

陋此人子之罪朋友之過以致此次舉行大事

雜用祭葬凶吉之禮不讀書人罪應萬死即行

晏子墨翟道者尚不至此寸心瞽亂於乎傷哉

辛未七月江甯龍蟠里寓次不孝孤子祖重閱

一過記此

此又最後
殘稿抄出

前日子與問爾做小官能實心為國否予謝不能

子與曰如此存心乃不可問為小官正當實心為

國戊辰六月時在
上海龍門書院

秦興吳師曰談道□而世教衰作古文而名教裂

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猶後世背冤軍兵

黃梨洲先生曰大鑑之後為南岳青原南岳傳馬

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為山此為仰宗所由起也

百丈又傳黃蘗黃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

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洞

又補戊辰年

一

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
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雲門此雲門
宗所由起也雪峯又傳元沙元沙傳羅漢羅漢傳
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岳
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存者惟臨濟曹洞耳
黃帝元年為第一甲子至周康王為第二十八甲
子幽王為第三十三甲子

讀梨洲先生所為徐忠襄馮留仙余若水周惟一
諸志銘為之流涕也毛髮上(肌)指革颯然

此疑錄自雪
南雷文

○

沈君壙銘 於虘沈君曩者戲言必宜余銘其次
年□□君是言是踐以局君靈感君之誠友人桐
廬表昇

明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羅一峯劾
賢趙吳艾沈鄒劾楊嗣昌諸生沈耕岩
居正皆有職守壽民劾之

宜興陳定生貴池吳次尾邕山張爾公歸德侯朝
宗宛上梅朗三蕪湖沈昆銅如皋冒辟疆姚江黃
黃梨洲草留都防亂揭討圓海咀齒搖牙以為笑
樂危身之道也猶義也夫

梨洲斥茅坤選八家文評薦之陋又云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疏義允

觀梁沈崇僚事欲補行三年喪

閱虞初新志至汪有典國變難臣鈔記忼慨起舞徵翁杜箋凡胡字皆用口為文當長槍大戟之中仍復牛毛繭絲

譚中義曰有均之文為古又曰偶體之文由來遠矣宗月鉏曰唐文从駢中出其氣尚厚宋人亡之而不奇其氣常散而薄畧采其說

前閱邸鈔知布政司楊公沙汰楚軍四千餘人亟

融齋先生

欲作札勾其施恩善遣一旦有卒然不諱之疾易

於募集

札稿尚存

有短後衣者來謁先生先生禮之甚恭

問錢蔚也律呂之義言其鄉人戈雲莊為鵬時協

廷乃勛亦精是學又言上海文廟新設編鐘十六

編磬十六不諧

○錄陳侍衛國瑞致左帥書

授意於客使為之予稍釋之

此集僭法

按此書應否存之想未必有傳者此自如日月之

蝕左公之善使人而成大功亦不為此書所掩

三

○

宮保爵帥麾下敬稟者某聞盛名而望丰采亦有
 年矣竊冀以非常之人任非常之事雄才大畧必
 將超邁古今使海內賢俊悉受陶成裁陶鑄帖然效
 奔走於左右功烈炳耀寰區聲稱顯揚後世也自
 籲門協相開府湘南幕中倚為上客宮保始假手
 有為論者謂博聞強識熟方輿善筆札非它人所
 能及樊燮之獄深為盛德累於是用心復臨事霸
 恃才驕紛紛藉藉天不理於衆口知人如胡文忠公
 亦云季老褊急而吝財此大短處○心焉數之固

不以人言為然。迨後朝廷眷顧益隆，名位益尊於浙而浙治於閩，而閩平移師粵東，而餘寇誅戰勝，攻取宜乎衆情屈服，亡可置議矣。乃貪天之功，因人之力，譽者半，亦毀者半。嘉應州以窮蹙殘賊，大兵雲屯，霧合，元戎遙駐，一二百里外，數月不敢前進。軍到七日，而城舉，宮保爭功，部曲爭戰，春霆不平。幾乎同室操戈，是非得失，局中人問心當自知之。去歲旌麾過漢上，時屬鄂垣備聞，見督撫司道所言，借銀加利於英夷，及樊城告江提督語，志

四